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1  
2



文庫 11  
D 11  
2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宋督弑殤公

宋華父督杜宋戴公孫見孔父之妻於路婦人只以不輕見

誨盜治容誨淫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練句妙抵人十

聖人見之熟矣美者其質也豔者其光也人物之二

尤者必有光氣動人三字遂為後世賊美人之俑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

公記曰譁而不誅質沙以亡督殺大司馬取其妻即不

弑君罪殺無赦殤公陽容而隱圖之誅督不過一力

三傳經世鈔 卷二 弑殤公 一



010190548355

士事耳怒而不誅何為也哉機事不密當斷不斷犯此  
 二者以當亂臣安得不弑○丘維屏曰陽容而陰圖之  
 此大作用也殤公粹然聞此怒自難遏機自難密非有  
 積日遲久泄密謀而取害者蓋公怒督懼弑殤公皆一  
 日事故春秋書於戊申日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下非異日而先後以書也  
 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林據弑君在殺孔父後而經  
語左氏最有手眼項羽殺卿子冠宋殤公立十年十一  
軍而弑義帝之兆已見亦如此戰杜殤公以隱四年立民不堪命孔父嘉杜嘉孔為司  
十一戰皆在隱公世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于河奸雄亂國未有無  
所因而能成者然則治奸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先宣言  
之道在自謹其因而已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杜  
心然後殺大臣而無後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杜  
患後世奸雄每如此

子馮也隱三年出居于鄭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杜所  
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督為相也

孔之達曰吾觀孔父身為大司馬不能導君以正至  
 十年而十一戰身握兵柄曾無耳目腹心至華督殺  
 已而不知可謂義智俱昧雖身死君難亦何益哉○  
 禧按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  
 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彭家屏曰穆公屬殤公于孔父而不及華督意督此  
 時即以公子馮為奇貨可居馮雖居鄭未嘗一日忘

之特俟民不堪命相時而動耳故欲立馮不得不弑  
殤公欲弑殤公不得不先殺孔父其算預定豈因殤  
公之怒而後弑之哉孔父顧命正卿與國休戚豈有  
無故攻而殺之而奪其妻尙得晏然自巳乎其必弑  
殤者勢也蓋先剪其羽翼而隨及之耳傳曰督有無  
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其旨微矣

曲沃伐翼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杜求

條晉地太子文侯也意取於其弟仇之以千畝之戰生

命之曰成師杜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

戎戰於千畝而師服杜晉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

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

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杜自古今君

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杜穆侯愛

俱取戰以為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

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按命名亦是偶然之意

遂為氣機先兆二子初生非必便有愛惡也師服亦私語未嘗諷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于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杜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封

成師為靖侯之孫欒賓傅之杜靖侯桓叔之高祖父師曲沃伯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林天子至尊得建立公侯諸侯立家但可立卿大夫之卿置側室杜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杜適子為

相輔貳為貳宗以士有隸子弟杜士卑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皆有等衰崔杜庶人無復尊卑以是以民服事其

上而下無覬覦禮所謂別上今晉甸侯也林甸服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

納桓叔不克林是時桓叔欲入晉晉人晉人立孝侯杜昭

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杜莊伯桓叔子翼晉

城縣東南十五里古翼城是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

之弟邾為鄂侯鄂侯以魯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立鄂

侯之子光于哀侯侵陘庭林翼之田此時尚欲侵人田

貪昧如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

次于陘庭林魯隱公十年晉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

次○按武公數宿陘庭者以待南鄙之應久韓萬御戎

梁弘為右杜韓萬莊伯弟也御逐翼侯于汾隰杜汾水邊驂

絙而止結于木而止夜獲之及欒其叔杜其叔桓叔

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歿

按曲沃武公弑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八年武

公弑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緡于

命武公為晉侯陸燾曰晉之亂始兆封於曲沃非兆於命名謂名足

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按

此論亦正然機有先見於此者如以仇以僑如名子

自是古人失處可鑒也

彭士望曰左傳每於骨月愛憎偏至處寫出極大禍  
害提醒警切此大學齊家所嚴戒於好惡之辟也

齊侯送姜氏于謹

齊侯僖公送姜氏文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

分定四排

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

四送一不

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又插此四

送看他變

侯非禮妙。昏禮雖天子而公不自送者昏姻字顯出齊

換安頓何

之始男女之合父子之際所以自遠於嫌也。於小國

等錯綜左

則上大夫送之。

氏每如此

繻葛之戰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桓王鄭伯莊公○鄭朝王秋

王以諸侯伐鄭先宜以辭責之鄭伯禦之王為中軍統

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杜周桓將左

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杜子元鄭公以當蔡人

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

必奔所謂攻瑕則堅者皆瑕也春秋時多用此法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

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孔尚典曰吳陸抗

皆以精兵守之果大敗肇若桓王能出此則子元之所

三傳歷世少桓

繻葛一

繻葛一

卷二十七



左傳經世金五

以為勝乃其從之曼萬伯杜檀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八〇字〇

原繁高渠彌二人鄭大夫以中軍奉公為魚麗離之陳先偏

後伍伍承彌縫杜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簡而蓋

五人為伍此戰于繻須葛鄭地命二拒曰檐古外切動而鼓

蓋魚麗陳法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林

檐動則各鳴鼓以進軍陸元朗曰檐亦作檜建大木

置石其上發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林雖敗猶祝聃請從之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

無隕多矣射王中肩尚作如此語真老奸可笑處曹操

愚耶丘維屏曰司馬懿誅曹爽而促送帳幔大官食

具詣行在此時尙只誅爽未便無魏帝也司馬昭哭高

貴鄉公亦且見成濟非已指使應有如此舉動也鄭寤

生則引自救二字若為已認罪遂為已文惡因而并見

已為君子不敢凌天子是即就犯天子處竊蒙君子較

曹瞞以不為天子為文王情尤可惡讀左氏克段入許

繻葛三傳即寤生影圖不是過暗中夜鄭伯使祭足杜

祭仲勞王且問左右杜問王左右安否〇彭士望曰苟

之字勞王且問左右自救則敗三國足矣豈必攻王且

射肩哉寤生囚母射君春秋大逆乃皆有辭以自飾此

千古奸人之尤然天下後世已共見其肺肝矣又曰一

問一勞尤可惡凡行惡事又宜說好話罪宜百倍

魏禧曰鄭之被兵與春秋為終始至于犧牲玉帛待

于竟上亦可憫矣方東遷以來齊晉未盛鄭為最強

數馮凌小國而取周禾麥射王中肩首倡不臣之逆且武公寄孥鄩君通其夫人以取其國淫險孰甚焉宜其子孫之受禍無已也豈獨地界南北為中原所必爭哉且夫恃強凌人以奸謀濟險惡犯天道之忌者其子孫未有不衰弱削亡者也

彭家屏曰鄭伯滅理任術巧於自文射君矣而使人勞之囚母矣而隧而見之逐弟矣而偽為悔詞是猶殺人復捫之以手謂是可告無罪於人也誰其信之

楚子侵隨

楚武王侵隨今隨州林漢使薳于委章求成焉林楚反

夫薳章先軍於瑕杜隨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杜少

求成于隨大夫董鬪伯比杜楚大夫令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

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大也杜張自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劣追

也弱師以張之彭士望曰楚與秦俱主散縱楚不張而熊

率律且杜楚曰季梁在杜隨何益賢人足重如此

數語異機  
國勢明如  
十指滾若  
九淵而文  
字曲折奇  
勁備極其  
妙為戰國  
諸策之祖

氏於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鬪伯比曰以為後圖  
 對五章其美如季梁在何益是也  
 少師得其君季梁雖賢不如少師有寵若其言不行則  
 浸潤膚受無所不至此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  
 所以後舉必墮吾計也  
 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三語說得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  
 淫二語說得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林祝太祝史皆主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杜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全  
 肥脂徒忽粢盛豐備杜牲牛羊豕也牲純色完全也何

則不信民餒逞欲一語隨侯亦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  
 民為貴社稷次之此語先開其端是以聖王先成民而  
 後致力於神季梁只要說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  
 碩大也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反吁又之碩大蕃滋  
 也謂其不疾瘕蠹也杜雖告神以博碩肥膄其實皆當  
 而滋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所闕陸元朗曰謂其備  
 瘕七木反蠹力果反說文作瘵云瘵瘵皮肥也謂其備  
 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律旨酒嘉美也栗嚴也味  
 林訓栗為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  
 敬謹非

三傳經世少桓 侵隨二 卷二十一

杜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春夏秋脩其五教。五倫

親其九族。杜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以致其禮。因祀於是乎民。

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

杜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

國庶免於難。正與伯比隨張必棄小國語隨侯懼而脩

政。楚不敢伐。林為八年楚伐隨張本

鄭忽辭昏

北戎伐齊。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

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杜被甲者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

人饋之餼。林牲日餼使魯為其班。杜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

蓋史闕文後鄭。林鄭伯爵故鄭忽之班後於諸侯。時平則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杜郎師在十年公之未昏於

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

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杜言獨潔其及國及其

敗我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杜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

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

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勞民出師而已，以成昏民必怨其勞，眾自利故

謂我何遂辭諸鄭伯。杜假父之命以為辭

呂祖謙曰：人皆咎鄭忽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

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彭生之禍移於鄭矣。

魏禧曰：衰族而取巨室，貧士而取富家，不為婦女所

陵者鮮矣。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已者，取婦取不如

已者，此真老於世故之言。結昏者不可不知。然連姻

強族以自固，亦有時可用者。○魯仲連曰：所貴乎天

下士者，能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鄭忽辭昏，信

陵君令趙王不忍獻五城，居成功者不可不知。此二

事皆足為法。

子同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天子生之禮舉之林魯十二公唯

人之長子故備用接以大牢禮接夫人重適也以卜士

負之士妻食之杜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

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

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公問名於申繻魯大夫對曰名有

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林若唐虞叔

仲子生而有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

文在其手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取於物為假若

兵誅以類命為象命名曰丘而字仲尼取於物為假若

左傳解卦金六 子同生一 卷二 三

魚生而有人饋取於父為類若今子同生與父不以國

不自以本不以官職之號不以山川川之名不以隱疾

杜隱痛疾患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

將諱之杜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

鐸狗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故以國則廢名杜國不

此周禮也殷以前未有諱法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

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杜僖侯名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

空杜武公名司徒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杜二山具敖也魯獻

以其鄉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

命之曰同杜物類也謂同日

魏禧曰合成師子同生二篇觀之知命名不可苟如

此今人於子孫之名常取日用器物口語易犯者不

知今日彼為子孫我可以隨斥其名他日彼為祖父

其子孫何以諱乎杜先生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信

哉

楚及隨平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讐有覺，不可失也。夏，楚

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地黃州。今光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杜責其不

會。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

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景延廣謂契丹曰：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在古今無用人偏肯說大話。

做難事，煞弗從。隨侯先用季梁之言，少師必妒恨至此，是怪一力與季梁相左，雖僨軍敗國不顧矣。

左傳經世抄

楚及隨平

卷二 五

可讐有覺 天去其疾 七字國家 不利有小 人如此豈 必速起敗 績然後為 禍哉

兵法



○孫叔敖能薄晉以信伍參之言而少師必不戰于速  
從季梁攻右之策君子小人情事千古如是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鬪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穆文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能斷然以去之是自去其疾也天  
去二字有味可玩○按藍道行假亂語悟明世宗以除  
嚴嵩妙處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正同此論

鄆人宵潰

巴今四川重慶子使韓服杜巴告于楚請與鄧今河南  
為好楚子使道朔杜楚將巴客杜韓以聘于鄧鄧南鄙  
鄆憂○今襄陽府東北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  
蓬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鬪廉帥師及巴師圍鄆  
鄧養甥聘乃甘甥杜皆鄧帥師救鄆三逐巴師不克鬪  
廉衡陳其師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杜衡橫也分巴師  
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走○按巴鄧人逐之背巴師  
而夾攻之杜楚師偽走鄧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鄆

兵法

左傳經世少桓

鄆宵潰

卷二

人宵潰林陷于兩師之中前後受敵故敗民逃

享曹天子

冬曹今山東天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杜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

賓之以上卿各當其國之上卿享曹天子初獻樂奏

而歎施父曰曹天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林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

福故曰非歎所也○非歎所而歎故知其有憂此非貶詞十年春曹桓公卒

胡氏曰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

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

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

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魏禧曰曹伯有疾而使大子朝對盛饌聞音樂其歎  
宜矣此與文王行不正履意同後世居大喪而觀優  
樂無慙色者何哉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今山西平陸縣虞公求旃杜之弗獻既

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處亂世遇貪

八吾焉用此其以賈古害也林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謂

而待乃獻又求其寶劍又求二字叔曰是無厭也無厭

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其池地名

魏禧曰虞公之貪妄虞叔之堅忍狠斷皆可為鑒

彭家屏曰古者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所以親親也虞

叔有玉有劍而虞公求之忘親好貨其失甚矣然虞

貪者皆是  
敗筆

叔既不有玉何有於劍既不忍於劍何忍於玉雖已  
獻之未嘗忘情也知懷璧之可以買禍而卒不能自  
割玩物喪志不誠然哉

楚敗鄖師

楚屈居忽瑕將盟貳軫林二國名鄖鄖國今德安府治人軍於蒲騷

鄖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名絞今近隨州境州今荊州府

縣即屈瑕名患之鬪廉曰鄖人軍其郊必

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郢地杜楚以禦四邑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彭士望云韓

絕惡解舟所以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彭云凡敵

敗之最上古人恒用此法禱按魏武之征莫敖曰盍

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

一句一轉  
一字一意  
算無遺策  
文辭聚妙  
兵法

所聞也。杜傳曰武王有亂臣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彭云  
審故氣專銳非硬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  
執成見者可藉口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林鄭既敗四  
卜此八字為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國不至故終  
得盟貳軫

楚伐絞伐羅

兵法  
 彭士望云  
 軍南門而  
 坐北門潛  
 師不意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彭  
望云可見持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  
重者必善謀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  
覆諸山下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杜  
下盟諸侯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杜彭水在新城昌  
所深恥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魏縣分涉所以  
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  
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類古人之慎  
如羅人杜羅熊姓國。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南八十里  
此羅人有羅國。城又荆州府枝江縣亦故羅國其遷處  
也岳州府平江縣又有羅國。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  
城楚文王自枝江徙羅于此

數之也。杜伯嘉羅大夫謀何也。巡徧也。林三徧數其師之多少。十三年春，楚屈瑕伐

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

矣。六字可作。坐右箴。林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

子辭焉。林不解其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曼曰：大夫

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

敖以刑也。借述伯比意，即入正論諷王却。又歸。到威莫敖上，渾然不露，是納諫能手。莫敖狂

于蒲騷之役。當作。綖。將自用也。小勝則驕，小得則滿，驕則

淺人浮人，愚人類如此。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

覽說一段  
意思甚

懇至而文  
字適得排  
宕之妙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五字說得。有本領。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

盡行也？楚子使賴人林賴人任於楚者。○賴國今隨州

追之不及。丘維屏曰：此亦見屈瑕。疾行犯兵法，蹶將之法。莫敖使徇杜宣

於師曰：諫者有刑。諫直而不聽者多有，乃豫以刑拒人之

以拒諫而勝者，恐議論多而惑軍心也。如趙奢救邯鄲，周亞夫征七國之類，此中得失之故，當知。及鄢

亂次以濟，要緊處。越無紀。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杜

鬻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以或。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

以聽刑。杜縊自經也。荒谷，楚地。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自認

莫敖拒諫，故羣帥無罪。

鍾惺曰非鄧曼發此極婉透之論伯比濟師二字作何歸著又曰進諫爲反語隱語以聽君之悟於不可知又待一人從旁分疏危矣非諫君之法也

魏禧曰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淡切精密大有學問豈但以知莫敖之敗爲賢

賴韋曰人於君受之際不能據事切實極諫於情於義便隔一重嘗謂術者所以濟道之窮反語隱語原以輔正言之不及使其君其受非十分昏悍其事非十分不可形之於口乃舍正言不道而徒欲爲反語

隱語以悟君受不惟難悟且有因其不明言而疑其疎薄於已彼亦反因以疎薄者然非不得已而爲是者故亦有二或性情學術喜於用智或畏禍患惜情面而不敢有所抵觸故姑爲此言悟則不失爲忠信不悟亦可免禍患而人又不得以不諫咎之伯比濟師之言鍾評甚當夫忠臣愛君事關軍國成敗乃輕輕一語說過其於心不已忍乎凡爲臣爲受者不可不以爲戒也

祭仲殺雍糾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魏世傑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婿

圖仲者當是鄭伯知糾之為人而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將享諸郊雍姬知之林雍

糾之妻祭仲之女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

一而已杜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林言凡人皆可嫁以為夫生

我者一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於郊林子謂其父也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

氏之汪杜汪池也周氏鄭大夫公載以出杜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

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謀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



百不可恃也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初宋人執祭仲非執

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因厲公欲殺祭仲而逐之耳公羊以生易死突可故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仲舒亦附其說是所謂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魏世傑曰姬聞鄭伯之謀不可不告父旋當以告父之事告夫而使亡其難焉父與夫皆得為備則成敗聽之天矣雖糾怒而殺姬固不足悔也糾不殺姬不幸父死則死父夫死則死夫自盡其道而已姬不出此致糾於死又不能如楚棄疾之死父者死夫殺夫之罪姬安能逃哉

魏禧曰報之以死亦以身與其事故耳若父夫相圖吾不身與其事則父死而絕夫婦之情夫死而絕父子之情不必死焉可也

賴韋曰按祭仲於雍糾事機止爭先後雍姬婦人豈能即往即來以告父之語告其夫哉愚謂此等事當論理之曲直父直而夫曲則告父而身死於夫夫直而父曲則不以告父而身死於父父夫皆曲吾力止夫而不從則或密遣人告父而已以告父之事告夫使父夫皆得為謀如與士之說可也夫父一也夫亦

一也於未為夫之日則人耳既為夫則夫豈有二耶  
開後世婦人之二心淫奔再醮不以為恥其必自姬  
母一言禍之矣

邱維屏曰此事為雍姬者但當計理之是非若父或  
夫以大義見殺則姬非惟不當死并亦不必絕觀大  
禹之事舜可見今雍糾既有君命而祭仲以專見討  
姬則又何告焉若仲為尋常之人或告使出奔猶似  
未大惡況以權自專之人乎雍姬一告殺夫逐君而  
致父得為逐君之逆臣豈小惡哉

壽急爭死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

杜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

生急子屬諸右公

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

林即新臺之詩所謂納彼之妻作新臺於河上以要

之是也○衛宣烝庶母而下取子婦真禽獸不如尚得列以為君如此世界三光俱黑天地易位至於唐明皇

取楊氏于壽邸則又獸中之獸矣

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

杜失

寵自經歿○若縊于始烝之時豈不亦重於泰山乎與隋文陳夫人事類所謂枉為不義者此類是也宣

姜與公子朔構急子

杜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

公使諸齊使

盜待諸莘

杜衛地

將殺之壽子告之

林壽子宣姜所生故知其謀

使行

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

飲以酒壽子載其旗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

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林卽二子乘舟之詩彭士望云宣公偏有此二子乃知

天地之氣凶惡至極卽有至純亦剝極而復之理也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凌稚隆曰按急子於壽告使行時可以去矣而曰棄

父命及壽先往伐成急可以不死矣而曰我之求夫

父命固不可逃不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上以掩其

父之惡下以成其弟之志庶幾爲得於禮而乃汲汲

焉惟成之爲安非所謂好仁而愚者哉或曰然則申

生之成非歟曰申生不欲被弑父之名以出急則無此名也可以出而不死矣

魏禧曰急壽孝交出於天授千載下讀之令人心腸

寸裂而迺爲宣公宣姜之子信乎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天理良心不擇人而付不擇地而發也○王祥王

覽亦遭父母兄弟之故孝交並至而福澤長久天地

報施不爽可以勸矣急之孝過於祥壽之弟過於覽

而並成非命此知趙孝姜肱所值諸盜不可謂非盜

中之傑也○以宣公而生賢子天理逆矣故使二子

以義自殺不子壽急為之子也若壽急得嗣為君衛當勃然興矣豈所以報淫人哉壽急既死一傳而惠公奔再傳而懿公滅衛之禍歷四十年不休則皆宣公之報也矣○凡人國勢將興則賢臣壽奸人死家道將敗則賢子死不肖子生以占盛衰古今畢中

戰于奚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

杜奚魯地皆陳曰戰疆事爭疆界也林此齊魯交兵之始

齊魯兵始于奚而終于艾陵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亦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魏禧曰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驚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

高渠彌弑昭公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懼其殺已也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大子之時而縱於

所惡之正若以為大子時以私意辛卯弑昭公而立公

子亶杜昭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孔穎達曰韓非子以

非多其知之名而嫌其心不斷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

而不早誅焉以及於成故言知所惡以見其無斷也

丘維屏曰渠彌為逆實欲快其所忿若昭公惡之為非

者不知反為昭公實其所惡矣以此知凡有惡為人所

惡復正該不復為惡使人之惡為謬惡方不實人所惡心所

著語公子達杜魯曰高伯渠彌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特妙

三傳經世少學

弑昭公一

卷二

杜復重也本為昭公所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杜衛地今

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州子亶會之林子亶不知齊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

殺子亶而轅患高渠彌杜車裂曰轅也却此舉大快人祭仲逆

鄭子于陳而立之杜鄭子昭公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

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時人譏祭仲失

亶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邱維屏曰後世王導以執政當亂賊之交全以此為藍本

孔之達曰高渠彌雖以舊怨弑昭公然必祭仲主其謀以稱疾不往及知免信也觀之則仲之主謀明甚

祭仲專國不主謀則渠彌不能弑渠彌弑而仲亦能討之矣為昭公者復國之後當淡自弢晦一唯祭仲是聽潛結腹心伺其可制則一舉而殲之今觀渠彌懼公殺已則平日欲除小人之意形見情露故渠彌知懼而祭仲亦不能自安夫人君不幸而大權既去奸黨脅制則必沉密以濟之不可躁動取敗昭公生平全以血氣用事怒班後而與魯構兵豈知有忍能濟之道哉後世如漢和帝十四而誅竇憲周武帝自晦而誅宇文護可以為人君除奸之法矣

孔尙典曰昭公既弑之後不召立厲公而立公子亶明係祭仲為謀主矣夫昭公於父時猶知惡渠彌而固諫一旦即位豈不知誅之特以渠彌為祭仲之黨勢有所不可也愚嘗謂祭仲不討渠彌趙盾不討趙穿與桓公不誅羽父皆其謀之人而隱公之不能斬羽父則亦以羽父素專勢有不能故耳

彭家屏曰入春秋以來弑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戎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辛伯殺周公黑肩

周公欲弑莊王

杜桓王太子

而立王子克

杜莊王弟子儀

辛伯

杜周大夫

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

王子克奔燕

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

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寇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及誅叔牙而置慶父當亦以此故耶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燭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杜妾如后庶如嫡亂之本也林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減抑之以消禍難先盡忠告當與石碯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呂祖謙曰辛伯之諫纔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人

彘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釁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田闞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

魏禧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弑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而黑肩世卿桓王以屬子儀其後又欲弑莊王則是有權力人也豈易殺哉觀辛伯初諫

語則知此老胷中時時慮此一事著著辦此一舉矣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替他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事方得○如漢和帝鄭眾之誅竇憲吳王休丁奉之誅孫綝北魏莊帝陽城王徽之誅爾朱榮是其類也若雍糾與鄭厲謀誅祭仲邱孫與魯昭謀誅季氏圖之不密攻之不克則反中於其君於其身矣

魏祥曰遂與二字亦出其不意耳黑肩勢大豈疑人遂殺之所以殺之極易以此知善謀者貴於乘機而



斷善備者在於微而不敢忽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終

左傳經世鈔卷之二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楚武王荆尸 莊公辛卯四年

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杜尸陳也荆亦楚也

戰也楚始于此參用戟為陳○按方言曰戟以伐隨將

謂之子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齊入告大夫鄧曼曰余心蕩杜將授兵于廟鄧曼歎曰

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見微先君其知之矣故臨

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秦至

此武王始起其眾僭號稱

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林按楚世家楚僭王號雖始于熊繹其後畏厲王暴虐又去其王號至魯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隨為楚往周請尊楚號不聽桓公八年楚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則鄧曼之言蓋指楚武僭以為盈而知今日心蕩殆將危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杜不死國之福也見大之言○鍾惺云此社稷為重君

為輕己先王遂行卒于櫛莫昆木之下杜櫛木令尹鬬

祈莫敖屈重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除道梁澆杜側嫁反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杜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林營軍築軍壘也示持久計○忽然從天而下故隨人不及戰懼而行成凡欲操必勝之勢必出奇以溜敵如吳爭盟晨壓晉軍之類○秦始皇東遊明文皇北遊此其摹本也莫

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內不足者外故為有

餘想見整暇之妙用心細密處濟漢而後發喪

彭家屏曰鄧曼巾幗中人料事審幾每多微中其才智誠有過人者也然不能梃王之行使不獲考終於正寢豈其力固有所不能及歟若令尹莫敖當伐國之際王薨於軍而能以智盟隨侯全師而返其倉卒濟變之才有足多者○楚武黷兵道家謂佳兵者不祥之器故雖不死於敵而卒死於行禍自己作妖由人興死期將至而志氣先動可為後世殷鑒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紀國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紀城是杜不能降屈

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謝文游曰公羊子謂齊實滅紀而春秋賢襄公復九

世之讎遂為之諱故不書滅鍾氏曰襄公所難者在

此念耳愚以為仁至義盡之念雖賢者猶難之襄公

禽獸豈能有此雖天理長存人性不滅惡極之人未

嘗無一念之仁然亦乍發乍止耳求其真切堅忍見

之事業則斷斷不能也吾以為既書紀侯去國則滅

國者之罪不書自著此變例也公羊子求其說而不得見其上世適有紀齊相構之事遂推其故而云然耳然則九世之讎可釋乎曰不可公羊子以爲雖百世不可釋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一體其說最是然柯之盟魯及齊平而胡氏引敵怨敵惠不在後嗣之說以爲魯莊於齊襄當復於齊桓當釋則又何也愚以爲胡氏之言勢也非天理之至也魯莊之父見殺於齊襄襄公雖死而魯莊之讎未復雖敵子敵孫皆吾讎之子讎之孫也吾又何暇問其祖父有

罪而子孫無罪乎父子祖孫一體祖父有罪子孫身償亦其分也乃若復讎者身未及復則賁恨以沒子念父賁恨以沒則不忍不爲父雪恨或又不能則又賁恨以沒孫念祖賁恨以沒子念父賁恨以沒則必不忍不爲祖父雪恨者情也仁孝也所懼者世漸遠仁孝漸衰耳若父讎未復敵人已死而以爲當釋則先君之怨何時而洒乎敵怨不在後嗣之說小怨耳非爲殺父之怨言也胡子特見齊桓合諸侯安中國攘夸尊周伯業將成其國日盛恐魯莊修怨怒鄰反

左傳紀世金四  
爲宗社危遂以釋怨爲是故曰此成敗之勢非天理之至也。天理之至不以敵之強大而懼不以己之弱小而忘。故復讎者見敵可乘則乘之敵未可乘則內以安民修政進賢用能外以卑躬戢翼奉職和鄰專心一志以伺敵人之便。夫勢亦何常之有。齊桓諸侯也魯莊亦諸侯也。齊桓可以振拔有爲魯莊獨不可振拔有爲乎。不責魯莊之不能強爲善而取其見機釋怨謂有當於天理豈其然耶。

宋之盛曰讎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以所

讎之淺深爲斷。若人滅我國土絕我宗祀我奕葉神人共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如宋之於金是也。若止及一人之身國祀無恙則不共戴天之憤亦及其身而止。如律殺人者身故不責子償是也。然不推刃足矣。全然釋怨而與之盟好則斷無是理。但魯莊交好於齊當襄公身已然何論易世柯之盟又不足責矣。魏禧曰以九世之仇亦當復此烈士之義孝子之志也。愚以爲仇在九世之前則年遠事殊彼此子孫更代已甚似在可釋之義。若魯莊公則不然魯桓親爲

莊父見殺於人桓公弑逆此雖其應然於齊襄則毫  
未有曲也齊襄淫其母殺其父而齊桓親爲襄弟父  
讎未復坐視其弟繼世享國而顧可以釋怨脩好乎  
至於紀侯大去此又去國一變變而不失其正聖人  
之所與也何以言之牽羊肉袒爲辱已甚破國殺民  
覆宗絕祀爲禍太酷紀侯上不能抗強敵之威下不  
忍爲苟且之計於是委國紀季使之屈節於齊得全  
先人之祀而其身超然遠去不蒙僕妾之羞春秋亡  
國之權未有善於紀侯者故聖人大之夫亡國而大

之者大其敗不辱國而亡不絕宗也州公實如曹度  
其國危遂不復事亦爲近而聖人不以大去子之者  
其所謂危非有強敵偪脅之禍亦無善後之策則但  
委而去之而已故曰變而不失其正者紀侯是也○  
穀梁子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從者四年而  
後畢禧按春秋不書齊滅紀而曰紀侯大去其國者  
若紀侯之自去不與齊之滅紀也與梁亡書法同而  
異

賴韋曰太王之去去而國存紀侯之去去而國亡然

則紀侯身死社稷而使季下齊可也不然身為昏亂以至滅亡及臨事委而去之者皆得藉口矣

彭家屏曰曲禮父之仇弗與其戴天檀弓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弗與其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初未嘗言九世及百世之下皆不可釋也祭法自顯考以上二世為祧再遠則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曰鬼言親盡也報祖之義親盡則殺何獨于讎乃九世必報且至百世不釋乎世遠而不釋則輾轉相讎何有限極豈所以立

教哉唐元和中富平人梁悅報父讎殺人昌黎韓氏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於是杖悅流循州今

國法子孫報祖父之讎惟事在即時得以勿論若過後及已議遇

赦而子孫仍報者皆不得概從援免是一世之讎輕重

之間尚有權衡何有于九世更何有于百世乎若所謂齊襄九世之讎猶有可言者紀侯譖齊哀公于周而王烹之烹齊哀者王也非紀侯也是紀侯之罪只在譖也以一譖之故讎及九世不已甚哉無論齊襄滅紀本無復讎之心即果有之亦無足取而謂聖人顧賢之乎固知公羊子之說不可以訓後矣

鄧侯不殺楚子

楚文王伐申

今南陽府附郭南陽縣是

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

杜祁

姊妹之

子曰甥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

杜皆鄧甥仕于舅氏者

請殺楚

子亦是一見如巢人殺吳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是也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

臍杜若齧腹齊喻不可及

其及

圖之乎圖之此其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

林言自害其甥

必為人所賤故不食吾餘食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

再伐鄧當

日不知何以為名滅之



穆文熙曰楚之滅鄧誠為不仁然于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若楚復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速哉且人之相與談笑戈戟酒杯鳩毒往往有之亦何必以楚鄧為口實乎故人在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

魏禧曰東坡管仲論言楚子不殺晉文鄧侯不殺楚文皆有人君之度信然余嘗謂東坡此篇真千古知命明道達而不迂之言也

衛惠公殺二公子

夏衛侯惠公入放公子黔牟于周周洛邑也今河南府放甯跪于秦

秦國今西安府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急去內難而後即位亦處變之法如晉衛殺慶鄭而後入則與袁紹之君子以二公子

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凌稚隆曰按二公子討朔而立黔牟義之正也不幸而無成乃遂以

不度譏之豈春秋善救衛意哉蓋左氏以成敗論人類如此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

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謂本

勝其枝則弗強立也舊註俱未明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蕃滋百世

弑齊襄公

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林二人戍葵丘今河南考城瓜

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林以瓜熟之時使往期戍公問不

至杜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奪仲

年林僖公之同母弟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襄公紕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凡亂臣作亂必奉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作亂必內外相比至女

于外有寵無寵尤須留心蓋無寵易于子在宮而其至親握兵

夫人林宣無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焚焚遂田于貝丘

此一段敘  
事字字警  
策如目見

杜姑勞貝丘皆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林彭生蓋桓十八年

襄公所殺者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

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杜誅責也林徒役之人名費者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言我何

嘗以禦汝為事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林詐請先入助戰伏公而

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杜齊小臣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

于牀杜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凌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鞭背而鬪死可謂忠矣先人伏公居牀代

雖有忠智之臣不能免死初襄公立無常無常未有不亂國者蓋賞

罰取舍臣民無所稟而奸易生也過猛者敗而其強足以劫過寬者敗而其惠足以延無常則亂未有不速者

鮑叔牙杜小曰君使民慢使字包含無限○魏禮曰上

無所措手足均之得禍則相率而怠棄惟有一慢而已

每見煩苛嚴急之家其臧獲愈不奉法者皆其情勢使

之然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杜僖公出奔莒今青州府莒州

也杜二人作管夷吾召忽杜二人奉公子糾杜小白來奔奔魯也

而近魯雖大而遠近齊則事機皆得知之此小白所以

先入也○按衛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古今有為

之君每有此見亦父子不同舟之義晉元宋高不沒于

難終得興復者正賴有此凡人處亂世不可無此識力

○彭士望曰亂將作而鮑叔奉小白奔莒亂作而管夷

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自是高夷吾一等○邱維屏曰

有鮑叔未亂而奉小白奔莒則於

齊必早有以經營者故可先入也

魏僖曰所以致亂處皆可鑒○徒人費諸人見危授命可謂忠矣而春秋不予汪克寬以爲此皆屐幸之臣平日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故未可以死節許之然詐賊伏君居牀代死倉卒濟變皆可爲法

邱維屏曰左氏歷敘徒人費諸人之死遂接出鮑叔牙管夷吾召忽見齊多奇才襄公但能得其小而失其大故得者能爲之死而襄公不能自救於死是左氏大手眼處

孔之達曰襄公不能委任管鮑諸賢而狎暱羣小雖徒人費諸人之死無救於其弑然則小人雖忠專委任之則反以召禍而無濟於國况未必忠者乎蓋君子而忠則有深識遠見所以爲君國計者防患於未萌定變於將發使君享泰山之安而無一時不及救之患棄君子而用羣小彼雖忠愛不過順君之欲感恩思報禍機所伏明有所不及察謀有所不能施事至則委其身殉之已矣嗚呼人君亦何樂乎臣之徒以身殉吾死也

孔鼎曰予讀魏禧父子同舟之說而重有感於崇

禎甲申之事。當闖賊犯北京。急督師李建泰奏乞駕南遷。願保太子先行。於是平臺召對。出建泰奏疏示羣臣。言國君死社稷。朕將安往。其勸太子先行一議。斟酌詳奏。宰相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亟言太子監國金陵。最是根本之計。給事光時亨大聲沮曰。諸臣奉太子往南。意欲何爲。將效唐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再語。夫時亨無識小人。城破卽降賊。不足深責。獨惜景文諸君子。其時能開陳利害以死力爭。則時亨授靈武之說。何足撓國家之大計哉。靈武口實壞於宋儒拘牽義理。袖手聽國禍敗。不講救時急著也。語曰。安危視所任。成敗以謀易於反掌。易屯彖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建侯則動乎險中。大亨貞矣。記曰。敬大臣則不眩。亦見愍帝無重臣。親臣故小臣得而撓之。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杜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

齊大夫盟于蔣杜魯地齊無君也彭士望云此時當納糾

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禧按舊云大夫盟而有異志

故伐齊則其盟蔣時少一段作略可知如陳乞立陽生

須有不得不從處觀宛渙一盟衛獻即入郈一盟晉文

即入此皆隨盟隨入若稍遲延便生變計魯莊不知出

此故為齊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凌稚隆云

人所賣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秋師及齊師

戰于乾杜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我師敗績公喪

戎路傳直專切乘而歸杜戎路兵車秦子梁子杜二子公

左傳經世少

莊

薦管仲一

卷之三

古

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

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

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

子糾于生竇鮑叔受之及堂阜而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

稅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綏

多于使相可也公從之

是臣想見當年○鍾惺云大

魏禧曰管仲召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

質詩曰奔魯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見

何足論虞人死皮冠嬖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

非聖人按程子謂小白糾之庶

彭家屏曰晏子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

亡子糾既未為君無社稷之寄又非世子無次立之

義管仲受命齊主以為糾傅初未嘗委質以為其臣

而有君臣之分也君臣之分未定若遽為死則晰義

不精又苟息之弗若矣此聖人所以不責仲以死也

唐王魏傅太子建成太宗殺建成而王魏不死且事

太宗後儒譏其事。讎幾至聚訟。尹氏起莘辯之最為精當。謂王魏奉高祖之命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食高祖之祿。非食太子之祿也。萬一高祖遷王魏為秦府官屬。其可違命而盡節太子乎。萬一太子得罪高祖而被誅。其可讎視高祖乎。是王魏之於建成。義可不死。義可不死。即可以臣太宗矣。況子糾乃齊之諸公子。非建成已立為儲君者。比而顧以死事責仲乎。大抵為諸王之傅及為之官屬者。與人臣事君不同。即以漢初論之。申公事楚王戊。而戊以

叛死亦可責申公不死節乎。枚乘事吳王濞。而濞以反誅乘。轉臣漢。亦可責枚乘為事讎乎。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相比互觀。其義至明。魏氏顧疑聖人之言。抑獨何哉。程子謂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以管仲相桓公為徙義。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毛氏奇齡駁之。謂子糾為兄。桓公為弟。引據極其確核。然糾無論為弟。為兄。管仲特為之傅。非為之臣。所謂傅者。傅之德義。有師道焉。原無必死之義也。仲惟可以不死。故夫子許其功。若應死而不死。則大節已虧。大本已蹶。雖



有相桓之功。聖人烏得而許之。是如其仁。如其仁之  
言。幾爲口過矣。春秋於召忽之死。不書。不與其死也。  
召忽之死。不足與。則管仲之不死。不必非矣。論管仲  
者。必深求聖人之意。未可爲孟浪之說也。

曹劌論兵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古衛反。杜魯人。請見其鄉人曰。肉食

者謀之。杜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一問便。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此方是及。民之事。對曰。忠之屬也。可以

一戰。王納諫云。決獄以情。何與。筆法。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

乘兵。戰于長勺。杜魯地。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

左傳經世少莊曹劌卷之三

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

林大崩曰敗績公馳軍以追齊之奔劇曰未

可下視其轍

杜視車跡也

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

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

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魏禧曰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

知用兵之謀

魯敗宋師于乘邱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魯地

公子偃

杜魯大夫

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

比而先犯之

杜雩門魯南城門臯比虎皮

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

杜魯地○今山東曹縣

齊師乃還

魏禧曰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

臧公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林言粢盛益以宗廟

祭祀為重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

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杜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

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此四語說盡古今興亡成敗之故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杜宋莊公子臧孫達即文仲曰：是宜為君，有

恤民之心。林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方聞其辭

魏禧曰：興國在罪已，為君在恤民。千古本計人君當

坐置一通。

左氏經十金十二

六

宋萬弑閔公

乘邱之役

杜在十年

公以金僕姑

杜矢名

射南宮長萬

杜宋大夫

公

右歇

市專反

孫生搏之

杜歇孫人名搏取也

宋人請之宋公斫之

杜戲

而相媿

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

杜萬

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

十二年秋宋萬

卽南宮長萬

弑閔公于蒙澤

宋地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林宋萬多力故以手擊而殺之

遇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杜宋公子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

毫

杜蕭毫皆宋邑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

杜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

冬十月

蕭叔大心

杜叔蕭大夫名大心宗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杜宋五公子孫

左氏經世鈔

莊

弑閔一

卷之三

三

左氏經世鈔

莊

弑閔一

卷之三

三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林以曹師伐南宮牛圍亮

之師乘勝入宋而殺子游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

輦其母。一日而至。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右祁子。杜衛大夫曰：不可。天下之

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正論於事勢利害。仍畫然後世。衛誘降保叛。多以致寇。且亡國者。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強制

力者莫過酒色。用其一足以斃之。况用其兩乎。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

見宋人皆醢之。杜醢肉醬。并醢猛獲。

魏禧曰：宋閔公戲南宮長萬。陳靈侯戲夏徵舒。皆以

見殺而晉孝武戲一婦人卒。致蒙被之禍。戲言召禍

不可不戒。險惡之人不可與戲。言懷慙則成恨也。

故宋閔以靳南宮長萬被弑。凶悍之人不可加輕刑。

致怨。則思報也。故子般以鞭圍人。犖見賊。事見莊公三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

今河南禹州

侵鄭及大陵

杜鄭地

獲傅瑕

杜鄭

大

傅瑕曰

祭

舍我

仲

吾請納君

與之盟而赦之

六月甲子

傅瑕殺鄭子

子儀

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初內蛇與外蛇鬪

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林傅瑕殺鄭子納厲公應內蛇死外

蛇勝之象

公聞之問於申繻

魯大夫

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燄而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

六字可謂明透簡盡

故有妖

凌稚隆云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

入燄火未盛而進退之時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

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夫其常度故云人

棄常○禧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燄未是子儀安得有

氣燄厲公入遂殺傅瑕孔尚典曰厲公一人即殺傅瑕

耶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蓋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

夫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

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杜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杜不親附已寡人憾焉對

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石林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

廟守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乃縊而死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

克而懷公殺狐突晉文赦寺人披而楚莊生解揚雖然

均一死耳繁之縊不愈於瑕之殺乎故曰不知命無以

子為君

孔之達曰鄭厲公復國入鄭遂殺傅瑕二年始治與

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闕剛強鉏蓋是時祭仲已死傅

瑕又誅宜若可一舉而空其黨者不知急治之則將

鳥獸散而不可得誅惟討瑕之後安靜無事若毫不

為餘黨計者，俟其黨歸而治之，則可以無漏網矣。傳謂鉏不能衛其足，蓋必奔而復還者。按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日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日，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楚子入蔡

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媯亦娶焉。息媯于衛反將歸，媯陳姓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杜不禮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如此謫詐之謀，已開戰國一派，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杜楚地以蔡侯獻舞歸。獻舞蔡侯名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杜繩譽也，稱息媯之美，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杜偽設享，食之具息為歸，生堵敖。杜楚人謂未成君為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



蔡侯滅息遂伐蔡林伐蔡以說息媯秋七月楚人蔡君子曰商

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向邇其猶可

樸普卜反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尚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魏禧曰蔡息婉轉相害小人險詐本色如是卒皆以

自害誰謂害人者有益哉然以二國論則首禍在息

矣止而弗賓固為有過何為遽譖人以伐國乎且蔡

以救息之故而國破身鹵尤人情天道所不順故息

獨膺滅亡之禍○息媯辱身猶能報仇亦女中之傑

即其不言想見堅忍之志惜欠一死耳

王命曲沃伯為晉侯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杜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

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魏僖曰後世咸以不討晉罪而命為侯是天子亂法

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為侯乎後世權宜之計多

如此蓋周不能強於政治以御諸侯而反求財質成

假靈於諸侯本之不立乃欲強其枝也得乎故周之

衰在論其本而不在責其末與流弊也○唐部將殺

節度即命為節度姑息養亂正如此然當時天子之

令不行於藩鎮若不如與之則明叛王朝矣但不當一味苟且不思善後之計周之勢又自不同力不能計聽其自侯而不命猶之可也  
魏祥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猶我愛其禮之意

鬻拳兵諫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犬敗于津

杜楚地

還鬻

音

拳弗納遂

伐黃

今汝寧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杜鬻拳楚大闢黃嬴姓國林弗納楚子激其志使別立功楚子感

其忠遂

敗黃師于踏

土略反

陵

杜黃地

還及湫

子小反杜南郡都縣東南

有湫

有疾夏六月庚申卒

林楚文王卒

鬻拳葬諸夕室

杜地名

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

杜經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初鬻拳強諫

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

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闢

林楚子以鬻拳為賢但既自刎

不可復用故

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

杜使其子孫常主此官

君子

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

善林言所為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宛轉自遂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范祖禹曰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脅也傷教害義不可得而強通者也

魏禧曰鬻拳兵諫左氏以為愛君後之君子多非之余謂兵諫固非臣道若概以兵諫便為不臣則伊霍放廢湯武征誅又何如耶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不可一例論也拳弗納楚子使之伐黃自是大謬敗津非失道之事不必用此強法且楚子貪息媯之色而滅

息又破譽息媯者之國而鹵之滅絕天理莫甚於是而息媯數年不言豈常婦人哉抱仇讎而與寢處孰危於是此之不諫而強諫於敗津之役由是推之則向之所謂兵諫者未必其有當於義也或謂春秋戰國人但顧利害不論是非拳以敗津挫威故激其伐黃以張國勢息蔡逆理之事非所計也曰勝敗兵家常事今君敗於外臣拒於內四郊生變鄰國乘釁楚之安危未可知矣設使伐黃更敗則拳又將何以處之故非兵諫之必非而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之未是

也詳鬻拳論

左傳卷七十九

鄭虢納王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林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為和欲使各復其舊

執燕仲父

杜南燕伯為伐周故

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

王及鄭伯入于郕

杜郕王所取鄭邑

遂入成周

洛邑下都也百姓所居在瀍水

之外今河南府治

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

舞

林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凌稚隆曰周禮王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不舉不

也舉鼎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

左傳卷七十九

鄭伯納王

卷之三

三

必及之蓋納王乎。虢公曰林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二十一

年春胥命于弭杜鄭虢相命弭鄭地夏同伐王城洛邑東都也王所居在漣水澗

水之間今河南府治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防不虞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林鄭厲公為王

設享禮於象魏之西偏亦備六代之樂。○纜說他人王已即蹈之所謂局外者明局中者暗智士每每如此

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失其地故惠

原伯杜原莊公也周大夫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天子蒙塵宗祧失守倖而得復當憂勞恐懼安民奉祖

且子頹雖奸親為叔父殺之固當獨無不忍乎故君臣

備樂亦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杜巡守于虢國虢公為

王宮于瑋杜瑋地王與之酒泉杜周邑鄭伯之享王也王

以后之聲步干反鑑予之杜后王后也盤帶而以鏡為飾

虢公請器王與之爵杜飲酒器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林鄭以

厚與鄭薄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鄭伯功大於虢而賞

鄭叛也鄭伯定王若市賈之權利其不臣易明矣

孔之達曰管仲作內政曰三萬人以行天下以誅無

道以屏周室則當其規模初立己早定一尊周名號

矣故即位六年宋背北杏之盟即請於周伐之當時

一有舉動必借名於周可知乃子頹之亂惠王出奔

鄭伯和王室不克齊君臣豈不聞乎。會不知討賊納王。致使功出於鄭虢。所謂屏周室安在也。按莊公二十年冬。齊伐戎。二十一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納惠王而殺頹。是年齊無事。可紀。意一年皆在戎。故不及勤王。耶其後秦穆晉惠伐戎救周。而齊又不至。豈以秦晉近戎。二國伐戎救周。而周之戎難已解。桓公更不必爲勤王之舉耶。

鄭伯其失甚矣。豈特賞薄召怨而已哉。然鄭突受之而不辭。則均過也。

陳敬仲奔齊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杜皆御寇之黨

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即公完為卿辭曰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謂齊宥其罪而加以寬政也舊註非赦其不聞於教

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林謂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於此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林言速君官府之諉諱蓋當官不能共識

則訪諱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古人之

畏我友朋杜逸詩也翹翹遠貌○彭士望云如此佳詩

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使為工正杜

左傳經世沙

敬仲奔一

卷之三

左傳經世沙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百工飲桓公酒杜齊桓賢之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

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杜陳大夫卜妻敬仲其

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杜陳姓之後

將育于姜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

京杜大也林此陳厲公蔡出也杜姊妹之子日出故蔡人殺五

父杜陳佗也事在桓六年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

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杜坤下與上觀之否三三杜坤下

乾上否觀六四杜此周易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此周易觀卦

附會後事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此其代陳有國乎林

卦燦然可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林

觀左氏此下乃周史釋不在其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等最多而爻辭之義

此篇文字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

最歷落錄土上山也林言其光尚遠而自他處遠地有光明者也

之以見一此觀六四變為乾卦巽變為乾乾上坤下故曰于土上

此否卦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

曰山也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林艮

巽為木故曰有山之材此以互體言之巽變為乾故曰

照之以天光此以變卦言山之材天之光皆居坤之上

故曰居土上此以正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玉杜四

卦變卦互體詳見之庭實旅伯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杜四

侯變而之乾有庭實旅伯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杜四

國朝王之象庭實旅伯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杜四



故曰利用賓于王

杜良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杜因觀文以傳占故曰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

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林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本國明矣故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

杜姜姓之先為堯四岳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林山嶽之大則與雲降雨

及陳之初亡也

杜昭八年楚滅陳

始大於齊

杜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字

其後亡也

杜哀十七年楚復滅陳

得政

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

魏禧曰羈旅驟躋高位貴舊灰目必不相善故雖以

僑如之侯不免於數奔也此敬仲所為善安其身於

齊臣亡臣託身大國如孤鳥依人多與輒以苟容然

久之而君輕以厭矣此敬仲所為善重其身於齊君

君子處身涉世道當如是論者不必以後事便看出

許多陰謀大用也○左氏卜筮於後事有纖悉奇中

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近世命相卜數亦有

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傳會抹煞也

彭家屏曰古之治天下者重占卜洪範稽疑必取決

于龜從筮從周禮六龜九筮蓋設專官掌之故易曰

成天下之亶亶莫善乎著龜所以藏往知來開物成  
務察天人之際識趨避之理戒謹恐懼以求當其情  
此先王之深心致治之要道也後世輕之不列於朝  
廷龜卜法既不傳著占亦具而不用甚至變占法為  
火珠林小數為市井小人攫利之資而先王以著龜  
輔治之意蕩然不可復見矣春秋之時去古未遠故  
左氏敘卦占每多奇中猶有先王之流風也夫亦何  
可概指為傳會而疑其有不然歟

士蔦謀殺羣公子

晉桓莊之族偪

杜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追公室○彭士望云偪字自獻公疑出祖宗恆為

此事恐後有效尤者

獻公患之士蔦曰去富子

富者易於有為

故去之然富為人所忌富者少而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彭云曲沃弑晉君三世至此毒發晉

公曰爾試其事士

蔦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杜以罪狀誣之周族惡其富強故士蔦得因而

間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二十四年晉士蔦又

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杜游氏二子亦桓莊之

狠手毒心允為元惡○二游必不富

士蔦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二十五年晉士蔿使羣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著著是使羣公子哀哉乃城聚而處之林聚晉邑城聚而處羣公

子外示優寵○城聚時必以功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

賞不知有多少親愛恩典在謂賊刀古人殺盜平亂亦有如是者

晉士蔿為大司空一將功成萬骨枯夏士蔿城絳以淡

其宮又善

魏禧曰羣公子殺富子游氏卒自殲於聚可謂天道

獻公殘毒禍幾亡國滅宗報稍輕矣若士蔿老賊逢

君造此大惡宜身死嗣絕不足償罪而子孫賢明富

貴百年不衰何以為天道解也人猶有憾余每於此

歎息○士蔿姚廣孝皆無故造大難世有無間地獄

當萬劫不出

孔尚典曰人於至親稍有疑釁則讒即從而中之今

有無故死我害其至戚者此其人必將圖我者也不

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陰警而豫防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士蔦諫伐虢

虢人侵晉晉侯將伐虢士蔦曰不可虢公矯若驟得勝

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

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老賊

又講道學却說得妙仍與殺羣公子一个機械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彭士望曰蔦能知此理爲此言而行極慘刻不仁非背馳也惟將禮樂慈愛皆看做作用權術以求濟其不仁之事耳古今自有此一派學問

驪姬出羣公子

晉獻公娶於賈

杜姬姓國。凌氏曰在平陽府西境。

無子。烝於齊姜

杜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

彭士望云凡烝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

皆同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杜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林姬姓以狐為氏

小戎子生夷吾

杜小戎允姓之戎

晉伐驪戎

今西安府臨潼

是驪戎男女以驪姬

杜姬姓男爵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杜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

邱維屏曰看使字則其說本驪姬語也其

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

使言於公曰

從來內寵外嬖未有曲不相比而亂國者

曲

沃君之宗也

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

今山西與二屈

左傳

卷之三

三

言大中機  
互有權制  
當使英主  
動心甚長  
舌如此

州杜平陽有北屈

君之疆也

林晉疆

不可以無主

說得鄭重

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

亦

無主則啟戎心

解釋得有分別

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

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

位置得有輕重

且旌君伐

二使字是  
兩番請先  
使是各言  
後使是合  
贊

又贊一  
句妙

使俱曰

林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  
事○後另作一番贊歎妙

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

林獻公未決故復使稱  
說此美○邱維屏曰杜

註廣莫狄地之曠絕即謂蒲屈非也蒲屈皆晉邑何得  
言狄地凌氏以使俱曰為使人皆曰最是蓋此語緊接  
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  
公子分主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都而晉為啟  
土矣故晉  
侯說之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

吾居屈羣公子皆鄙

杜皆在邊邑

唯二姬之子在絳

只留幼者妙在

無跡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  
人共墾傷晉室若此○刺語深雅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幸而其讒猶借二五為之蓋

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

又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其謀愈深矣

魏禧曰二五之讒語語妙有理勢妙無形迹使讀者

亦欲俯首聽之矣又不可執此疑人便廢却多少嘉

謀也秦和鄭國之間而卒用其策最為高見然羣公

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便是昏主行徑不必到後面聽讒時矣

孔尚典曰凡讒說之行最爲近理夫國家重地誠不可無親人守之且令生長深宮者出總外地習知軍政民情士俗此亦高宗舊勞於外之意也一旦國內有變羣公子猶得起靖其難或爲他人所滅亦得據一城以圖興復若北宋宗室聚居京師金人破汴舉宗盡殲非高宗天幸在外宋其斬矣然則二五之讒謀孰非爲國之至計哉獨是太子國本不宜遠出而竟無一人諫者可見晉廷無人矣

神降於莘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

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號也

惠王問諸內史過

史

官過

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

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

日亦其物也

杜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號請命

杜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

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

太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囂

享焉神賜之士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杜

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魏禧曰正論洒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嚚曰神依人

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邱維屏曰必待降觀知其德惡史巫之謬如此虐而

聽神為必亡方是古史巫之遺

季友誅叔牙

初公築臺臨黨氏杜魯大夫見孟任從之杜孟任黨氏

以夫人言許之杜許以割臂盟公杜孟任割臂血生子

般焉杜魯大夫也講肆也梁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杜魯大夫女公子子般

妹圍人杜魯大夫也講肆也梁犖自牆外與之戲杜魯大夫女公子子般

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

門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

自殺之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尚冀其公疾問後於叔牙子幼弟強立弟則非

能制文姜乎子幼弟強立弟則非對曰慶父材叔牙慶父皆莊公庶弟問於季

莊公杜蓋欲進其同母兄誅叔牙卷之三

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杜友莊公母弟故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七字極斟酌有成季友使以君命命儻叔叔牙待

于鍼巫氏杜魯大夫○離其巢穴○此中使鍼季醜之

以畫酒飲之則死杜醜鳥名其羽有毒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杜以不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杜達泉魯地

得立後世其祿○季友於叔牙亦是周公於管蔡家法

蔡仲可封霍不廢祀則叔孫可立然管叔何以絕國叔

牙亂未形故也○涂尚律曰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

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

牙則何以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杜即喪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

次舍也

杜共仲成季奔陳立閔公杜莊公庶子

慶父呂祖謙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

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

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魏祥曰公問後於叔牙試之也乃果以慶父對鄉者

牙曰慶父材則兩人會意指實之語也故友遂誅牙

公於友平日相與議叔牙者久矣故為之不疾而速

熊頤曰古今成大事定大變必有腹心密友陰相規

畫而明任其責者如鍼季醜叔牙挾以必從固其才

力有大過人亦由季友平日腹心得力鍼季不洩季友之謀故季友得以不死此二人慎密果斷其作畧亦同

魏禧曰慶父覬立叔牙爲之謀主故季友先誅之以爲慶父雖存不足爲患而不忍一日殺其二兄未可概以先機當斷爲言也後人徒以慶父再弑君及仲孫湫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之語遂謂季友失刑不知此皆事後之見亦未設身處人兄弟骨肉間耳余嘗謂古今被斬草除根先發制人八字壞人無限心術

造幾許彌天之惡欲先發則始之以無端之疑纖微之隙輕殺人以造難端欲除根則終之以祖父之怨而殺其子孫以一人之怨而陷其同黨以絕後禍明犯人忌陰干鬼誅子孫世世受慘毒之報皆此八字爲殃也不知麋鹿在山林命在庖廚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舟車飲食出入寢處之間不經意之事我苟當死無一不可以殺身豈必仇人怨家乃足禍人哉是故義所不可則彼雖能先發能後報吾且至死而無悔此固未可爲淡忍之人道亦未足爲迂闊之儒

道也○任安世曰叔牙承莊公之間但曰慶父材耳季友遽以此一語殺其兄不已甚乎賴章曰管叔既叛而後周公致辟所謂大義滅親也鄭叔段逆節已著而莊公伐之君子猶譏其養成弟惡陷之於罪爲滅兄弟之倫况叔牙未見逆謀而季友遽以一語殺之耶先生比於周公似爲失倫是長小人殘忍刻薄之風而開兄弟之禍也曰季友與鄭莊事勢不同莊公可以漸制其弟季友則變出於倉卒也叔牙之謀雖止見於慶父材一語然由後慶父弑君推之則此

二人當其比周之惡季友始誅叔牙而不及慶父後誅慶父而不及其子三家儼然並列可見季友立心多在仁厚決不以一語疑似遽殺其兄也○涂尚律曰莊公止泛泛問後故叔牙以慶父材對若正名立般而以大義屬諸弟則季友可以執顧命叔牙不敢違公議矣是莊公之間自失於模稜而開人之貳心也季友欲立般則亦當以大義動其二兄告於諸大夫而力擁護之季友之賢國人信重已久其不從叔慶而從季友明矣觀閔公立而盟齊侯以請復季友

慶父再弑國人不順而再奔可見也是季友之舉失於親親之仁而亦失於定國之義也曰是亦一說也如此不失爲社稷之臣然叔慶同母兄弟陰相圖謀則季友之勢孤必先殺季友而弑子般孔父仇牧之禍見矣故比肩事主或有不容竝立之勢當變者因人相機而用之可也吳正名曰慶父初弑子般不及季友後弑閔公又不及季友則以爲立般而叔慶必先殺季友者亦未必然也曰或季友自衛周密慶父不得而殺然觀慶父先弑子般而奔齊再弑閔公而奔魯意叔牙爲人奸澁有謀慶父雖凶逆固一鹵莽粗疎之人此季友誅叔牙時可以容慶父耶是又不可得而攷矣

魏世傑曰叔牙欲立慶父慶父必知其謀觀其後事及仲孫湫語則慶父非良人明矣當誅叔牙時季友旣不忍并殺而子般旣立亦當慮其爲亂何以初不能防護子般及閔公請復已一年又不能正慶父弑般之罪而使得再弑閔公乎疎縱之失季友不能辭其罪矣

左傳卷七 金三  
孔之達曰按左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慶父  
弑般而如齊必以立齊所出爲名以求援於齊其後  
閔公立齊伯主援之於外哀姜國母主之於內季友  
卽欲討慶父弑君之罪其勢不能觀季友復魯魯猶  
不敢擅令其歸必告於齊許之而後召則討賊之權  
季友不得而操也明矣至慶父弑閔公外失齊援於  
是不奔齊而奔莒季友乃得正其罪而討之然則慶  
父之再弑閔公也實由齊桓庇鄰國之賊貪立其所  
出夫季友能以一言之故誅叔牙而顧不能誅弑君  
之慶父非定論矣

邱維屏曰立後自有定典公疾而何爲問後是莊公  
知當日有慶父之逼季友對以死奉般亦素知有爭  
奪之釁故也而叔牙果有慶父材一語則爭奪之禍  
已發矣此公羊所謂牙之弑械成也季友立酈叔牙  
手段最是斬截孰謂慶父材一語非大惡不可誅乎  
○般旣卽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  
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  
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

取

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邢國今北直順德府治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管仲一生名義功業盡此二十四字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杜

雅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林畏簡冊之所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杜同

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仲言如響所以能伯

魏禧曰數語簡嚴有三代典誥之氣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杜齊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不特重其事亦用眾以防不虞季子來

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杜湫仲孫名齊大夫書曰仲孫亦

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薛季昶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

亦此見也惜五王不知鑒此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

斃春秋時人語多此見解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

周禮淫母后弑君兄接踵不絕猶謂之秉周禮乎然借禮之文未

遺然亦未矣孔子不以習儀許昭公可見也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魏禮曰秉禮之文未亦足存國况有實乎

左傳經世少

復季友一

卷之三

異



乃知祖宗好風俗但能少留不致漸滅亦足以救亡也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主、意、在、此、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魏祥曰周禮在魯一語天下無不知之久而成風人不敢犯故魯亂已甚而湫猶曰猶秉周禮如曹操甚惡禰衡而不樂居殺

吳澄曰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內主惟恐季子之歸孰能奉幼君出會霸主蓋必有魯之世臣如衛之石碯淡謀祕計告於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

王之名蓋者士于漢末亦甚重耳

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魯臣之有謀也

士蔦知太子不立

晉侯作二軍林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

沃伯以一軍為晉侯遂從小國之制至獻公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杜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犇祖父以滅耿滅

霍滅魏耿今蒲州河津縣霍平陽府霍州魏平陽府蒲州東南百二十里永樂城是還為大

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蔦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

如逃之無使罪至立則為君不立則罪至古今此等事再無中立之勢此漢東海唐淮陽所

以為仁且智也為吳大伯不可乎此是申生上策只以貪位不能為此士蔦老賊却能

見及此理不猶有合名與其及也十句俱四字一句一意一字一轉何等靈

獨知機而已勁適韻今人學四字且諺曰心苟無暇何恤乎無家天

若祚天子其無晉乎卜偃杜晉掌卜大夫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林

兆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杜震下坎上屯之比三三杜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

而為辛廖杜晉大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

昌杜屯險難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為土杜震變為坤車從馬林震為車坤為

馬震變為坤足居之林震為足動而遇坤兄長之林震為長

男兄也初又最長母覆之眾歸之杜坤為母為眾六體不易杜初一爻變有此六

義不可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林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

日公侯之卦屯之初九日利建侯比之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林畢萬畢公高之子孫

舟之僑奔晉

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河水之隈曲日汭

空簡妙舟之僑杜虢大夫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見微

邱維屏曰勝戎而奔較勝楚而祈死者所見尤遠當虢之殃尚為無迹也

晉獻公使大子帥師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杜赤狄別種

里克

晉大夫諫

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杜冢大也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正卿

之所圖也

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

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杜恐太子軍敗得罪故陳說利害以

說獻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

澤維厚曰  
稟命兩語  
盡使子將  
兵之弊雖  
肅宗靈武  
之立亦未  
免由此不  
正故凡當

左傳經世少閱

伐臯落一

卷之三

五

垂亡而欲  
便子圖存

之口只有  
傳以天位

而已餘曰  
則必不可

使將豈惟  
太子不可

即諸言皆  
不可也若

唐之高祖  
太宗方事

取天下者  
則使之重

命可也

天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

杜謂居曲沃

教之以軍

旅杜謂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王臣曰里克之對太子似而非克既聞未知誰立

之言當明告太子豫為成謀乃反其言曰何故廢乎狐突輩君意未顯而猶測之里克君言既彰而竟隱之亦

何取此與子言孝之空言乎其後惠公殺里克不責以中立禍太子致亂晉國而責以弑奚齊卓子為失誅矣

天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杜左右異之

佩之金玦

林玦如環而不

連以金為之為偏衣之佩飾

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奪

杜子養為罕奪御

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

偏握兵之要

杜謂佩金玦將上軍

在此行也

林兼是二美在此一行

子其勉

之偏躬無慝

林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

兵要遠災

杜威權在己可以遠害

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

衷之旗也

林身之文章可以別貴賤中心之表旗可以明向背

故敬其事則命以

始

杜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

杜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

度

杜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

杜冬十二月閱盡之時

衣之

杜莫江反服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

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

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脈

反於社

杜宜社之內盛以脈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

杜軫

弁服軍之常也死而不孝杜雖死而使父有殺子之名不如逃之罕夸曰

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

也狂夫阻之杜疑也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

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也杜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林雖知君心寒薄然而不孝不忠之

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天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審杜告也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

乎孝而安民杜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

也杜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魏禧曰里克之執義於父子間可謂賢矣然其後聽

優施之歌而中立何哉克前之兩盡天理也後之中

立人欲也蓋前者克之身無利害惟見有獻公父子

而已其心公公則明故能執義後則身入利害之中

懼難而求免其心私私則昏故依違以苟全然中立

免身而卒不免惠公之殺為人臣者惟有執義而已

豈獨所欲有甚於生而已哉呂東萊以為守前術而

應後勢猶未為確論也○嘗讀微子之書見亡國之

象讀伐臯落之傳見亂國之象二三大臣彼此歎息彼此疑猜悽涼悲惻真有讀之不任聲者○晉諸大夫只就衣袂上看出許多不祥之兆說得獻公事事有意其實此等亦未必果有意也總之廢大子之意人人知之故舉手輒疑耳觀申生讒死猶在四年之後則知此時獻公尙未有殺大子之心矣○余嘗謂教大子以逃者是矣然受命以出棄命而逃豈臣子之義乎若戰之不捷而死於敵則申生但可謂之死事而獻公無殺子之名申生何爲其不當戰也爲申

生謀者必奉命而戰戰而捷使諸大夫致成功於君父而已逃之則庶乎其可也

魏世效曰克爲大子傳聞獻公未知誰立之言當執義以死爭何乃不對而退若視越人之關弓者乎且克知驪姬畏已而挺身以護大子則大子不死未可知也是故克之罪著於三旬不出而克之情已見於不對而退之時矣噫克不能死申生而旬息顧死奚齊卓子此所以成荀息之名也與



慶父弑閔公

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杜卜齮魯大夫公即位年八

秋八月辛丑共仲即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杜官中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林國人與故

以僖公入魯立之為君○或謂以賂求共仲于莒行賂

畏桓討也觀齊殺哀姜亦可見類是也莒人歸之及密魯使公子魚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聽其自縊不顯戮之閔公

哀姜之娣叔牙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

姜欲立之有淫行者唐武氏且不顧閔公之死也哀姜

專經世少閱

弑閔公

卷之三

臣

與知之故孫于邾

今兗州府鄒縣○哀姜懼討故出奔邾

齊人取而殺之

于奄

魯地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杜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

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

穆文熙曰哀姜通於慶父與謀弑君罪不容誅魯不

能殺桓公取而殺之雄斷若此乃稱伯哉或謂婦人

業已適人不宜殺謬矣

左傳經世鈔卷之三 終

48-12360

